

香  
亭  
文  
稿

香亭文稿卷四

蓼園吳玉綸香亭

重修固始縣志序

歲丙申邑侯廣漢張公因公來都訪余於宣武城  
南邸第溫溫醇雅有循吏風讀其詩古文辭知能  
以經術緣飾吏治者越三年以重修邑志郵示余  
屬為序按邑志流傳自故明成化己丑薛侯良始  
嗣是嘉靖壬寅張侯悌萬曆丁酉邑先達余公繼  
善先後增修我

朝順治己亥包侯缺康熙癸酉楊侯汝楫乾隆乙丑包  
侯桂遞有編輯茲之嗣而修之也距乙丑三十餘  
年矣固邑接壤吳楚潘鄉寢邱所稱下濕境堵者  
今則清淑之氣隱然蔚然聲名文物駿駿乎甲中  
州而張侯以閑雅才當政通人和之餘偕我士民  
網羅散軼舉乙丑以來三十餘年中官師之循良  
人材之蒸蔚間間之殫見洽聞靡不瞭如指掌所  
謂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揆諸范史體大思精庶幾  
有合余邑人也幼隨先大夫於任長而備官

朝右屈指歲時

伏臘優游里黨間前後不及十年耳維

桑與梓必恭敬止不獨仰忠臣廟貌尋孝子芳蹤

與晚渡朝霞三峯雲斐諸勝槩往來於懷尤願與

故鄉諸君子稽瘠土沃土之訓守示儉示禮之意

共敦勉而維持之于斯嘆張侯考獻徵文惠我古

蓼而余竊慮夫習俗移人迅若淮流欲挽以忠厚

勤儉追矩矱於高曾者不禁為之掩卷徧嘆也抑

又念志以人重人不以志重乙丑之志先大夫嘗立序之今之志余亦覲然序之仰承家學思所樹立

恐弗克紹先人緒言以抱愧於古鄉師鄉大夫者重為邑乘羞也而張侯是編洵有光於前志矣爰書以貽之

情詞懇款氣味深醇合歐曾為一手余與香亭相規以道者幾四十年矣文後半自勉勉人足以承先德而振古風願共執斯言弗替也  
胡雲坡  
總有一番樸實頭議論曾王學記之所以勝人者在此文之可以步武曾王者亦在此辨香敬祝當不獨一后山也受業五保

任勇烈公傳後序

天之成忠烈士奇矣哉。勇烈任公之死可謂得死綏之義者然其初以定固原叛卒而遂有金川之

命當日若叛卒童文耀等不乘釁劫提督署張文才等不內應不聚數千人掠市不外合攻東西城門公亦不於是夜馳單騎登樓鳴角聲大義以力首惡次就獲次就撫往來如風追電掣捍衛嚴疆以致虎將名傳

九重褒大則公見信用於

天子者未必若是之重且速迨公以專閫征金川前

後不匝月壘石而守者罷奪一空既取木岡旋

據昔嶺且踞中峯窺刮耳崖以逼賊巢果得如  
公指揮以步步圍城法蹙之何難功成垂手未  
幾軍中奉羽箭傳大將軍令督戰益急詰朝而  
公於西南林致命矣嗚呼何昔之定叛易而今  
之制敵如此其難也天也余備員史館讀公列  
傳為公起敬亦為公惜及讀

上諭以任舉捐軀報國為之泣下用良臣於危地彌切事後之慮此誠

聖主因時度勢示鄭重籌辦之方而公孤軍深入奮不顧身情狀均已上徹

宸衷故憫之切而卹之厚也爾雅謂矯矯勇也烈烈威也余按公謚核公行未嘗不想見公之生平

庚子余扈

蹕山左晤公子承恩尋締姻於福建陸路提督官署出公事蹟及遺稿一編示余余受而讀焉知公

初應募晝講武夜誦名臣奏議捷兩闡猶鍵戶  
三年韜略宏深矣讀公詩有白袍已染鯨鯢血  
單騎還思踏賊營之句壯志如見莊君學和謂  
今大學士阿公與公在軍營語公云大將當持  
重矢石之下須少避蓋重公故預為公危也公  
牘中稟固原定叛情形一則於終夜殺賊後手  
書近千言不遺一字所作諸家書訓子弟以忠  
孝濟之以清勤持門戶曾自述却千金之饋與  
士卒同甘苦魂夢俱恬由其得力於學者邃也

學遂故識定識定故利害交而不亂方公於固原軍躁將踰垣而出也拔佩刀授夫人夫人積薪而待以示閨門不辱之義公固早自辨一死而竟不死暨金川薄城傷足或勸之少息公戰益力圍且急有援之出者公復入圍出殘兵其勢皆可以無死而公以兵法有進無退志在必勝不勝則死斷斷如也其死於金川而不死於固原者固原事起倉卒勇以御變公自主之若感激於

知遇之隆受節制於將軍之令蜀師利鈍非所逆睹  
惟於不能自主中以死主之本定識行其定力  
始終順乎天而已矣嗚呼公雖死猶生也千秋  
不朽之名天所以成烈丈夫者大而奇也公初  
以請益兵哈鎮攀龍來助既被害攀龍收公尸  
而還貌如生軍中落大星見乘異獸遊空虛諸  
所傳聞多不經要亦生氣凜凜不能忘公於身  
後者

賜祭葬於大同城東之水坡寺前而以張夫人郭夫

人施夫人後先祔馮三夫人皆有婦德施夫人  
護公喪歸養親教子克。完公志提軍與承緒均  
所出也已已

皇太后召見施夫人於宮

諭曰總兵為忠臣汝為節婦若能教二子成立亦忠臣  
也

賚甚渥蓋與

上嘗念及公也提軍亦邃於學前以臺灣亂請往勦  
與公請往金川無異承緒以遊擊救火卒俱勤

王事秉公訓也。嗚呼以功定難者國之福以節立紀者國之光。皆古奇傑士也。而公兼之。非公學不足成功。與節非功。與節不能受。

上恩惟

皇上加恩於死事之臣既優以贈銜議卹易名從祀之典又以予磨錫金存問孤兒寡婦於堂陛間天下忠臣義士聞風感泣所以明信賞而屢奏偉績可即加恩於公者槩其餘而余以公節顯金川由功奠固原

為美其功嘉其節嘆其始終遇合之奇於天類  
次諸傳後而歸之甲寅暮春某叙

據固原之功與金川之節前後反復推勘按  
時勢以立言使蓋臣心事千古不磨文境亦  
如蘇海韓潮渾瀨流轉在古人中有數之作  
褚筠心

據事直書具縱橫排宕之勢紀功紀節寫來  
奕奕有光大人物得此大文章並成不朽  
項豫齋

以議論驅駕事實如神龍變化出沒烟雲一  
爪一鱗倏忽隱見而本旨即在於隱現間於

昌黎張中丞一篇外又別出一奇矣紀曉嵐

有着實處有翻空處此文字之以議論勝者  
作此等題于韓蘇二家絕不犯手非真有大  
力量人不能受業感學標

曹幕堂六十壽序

余讀易至需而知聖人之教人深矣需之大象曰  
雲上於天言將雨之時待其自至可也夫時者當  
其可之謂也將者未然之辭也待則優游以養正  
耳矣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需之時義大矣哉  
天子之命官也自大學士而下設六部以掌天下事復  
設卿寺以分理之蓋

天子乘時出治者也諸臣佐

天子以順時而宣化者也上下交而其志同猶陰陽和

而雨澤降故居官者以時為大時之未至而將至  
者利用待余今春過翔鶴堂嘗言於慕堂先生曰  
君子之道各行其素余忝太常司祀典祀典而外  
非所問也先生官太僕司馬政馬政而外非所問  
也其當易之需乎學者知謙卦六爻皆吉不知需  
之六爻無凶悔吝之占語未竟先生起捉余臂曰  
然哉然哉蓋先生為余館前輩為忘年交而先生  
所居翔鶴堂即錢文敏宣武坊舊第距余橫街之  
引藤書屋相近也法源寺之梵鐘黑窯廠之秋月

荻花相與招尋於咫尺間每過從必作竟日談竊  
附於相知之深而以道相勗也類如此且夫需之  
為義也非旅進旅退無定見也非委心任運而日  
即於頽靡也君子居上下之間在盡其官守之常  
位吾上者勢雖近而不敢援也修吾職而已位吾  
下者分雖殊而不敢陵也端吾表而已誦讀於自  
公之餘留心當世之務以待其循序漸進於凡可  
知不可知且不必知之數需在恒恒在敬用恒者  
无咎敬慎者不敗所為有孚而光亨者此之謂也

臘月十三日為先生六十初度之辰諸同人以壽  
言進而余謂先生嚮之累官至太僕寺少卿茲之  
以鴻臚寺少卿候補皆需象也請仍以需之說為  
先生壽誠深思夫飲食宴樂之義恒以守之敬以  
持之待其時而馴至於光享此則區區之誠所厚  
望於有孚之君子者也至於先生之立心制行寬  
而栗直而溫文章政事具有原本與夫子若孫之  
繩繩繼起科第聯翩登金門而上玉堂遐福其未  
有艾也是皆先生已至之境而無所用需者諸同

人咏歌而頌禱之矣故不備

中段以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意闡發需字析義  
甚精後合題處亦簡而盡

寶東皋

壽文竅易落套無所依傍之中提一需卦發出  
無限義理以為新則新極矣以為切則切極矣  
通篇筆致游衍又若晴絲裊裊空際間幾人到  
此境界

張孟詞

吳澹軒少宰七十壽序

代

乾隆丙申春吳公澹軒由南河總督入為吏部侍郎。秋八月屆公七十覽揆之辰。公之子某壻某以余為公同年友。知公深乞言為壽詩之頌。魯僖公曰天錫公純嘏。書之言九五福。一曰壽。又曰天壽。平格皆善。言天也。孔子曰仁者壽。重言人也。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人物之生得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春生之氣亦無所不通。故自公卿大夫下逮士庶。

人無不隨其人之分量得壽於天誠斷之於仁而已。公生於杭八歲而孤隨大父鼐菴公之任山西壺關令旋奉母錢太夫人移居嘉興之平湖能委已於學己酉舉於鄉庚戌成進士除吏部主事司銓政叩以中外官姓名能悉數叩以選法及成案熟且精雖蠹吏不敢欺年甫二十有四也厥後視學於楚於閩弊盡革出為淮安守遷淮揚道公之治河自此始迨以蘇藩還河工以河撫晉秩尚書歷任河東南河總督先後治河幾三十年河不為

害方公之奉總河高文定檄開山盱之天然壩也  
維時己巳秋七月洪澤湖泛漲高堰一帶石工勢  
甚危在事諸員弁望公早至疏通以救險工聲洶  
洶如出一口而公抵壩上相度良久慨然曰此壩  
若開誠足減暴漲其如下河各州縣數十萬生靈  
何堅守不啓堤亦卒保無水患嗚呼韓魏公處大  
事以膽有定識也范文正公處大事曲盡人情不  
在家在一路也公殆今之古人哉公性愷惻事  
無巨細必期有濟於物居家儉樸終身無姬妾之

奉公暇焚香默坐衫履蕭然所謂仁者靜與前在外時恭遇

聖主巡幸每稱為吏部好司官茲又被少宰之

命屈指舊日同事諸君子風流衰歇即余庚戌老同年  
尚克聚首京華落落如晨星矣惟此四十餘年來  
素心相質久而弗渝之真庶有合詩書之旨而弗  
隕越於孔氏仁壽之訓者願進一觴為公祝是為

序

歐陽子學史記之文佩服佩服

翁覃溪

通首以仁壽意作骨中寫天然霸一段尤見識  
力紀事者必提其要也

陸耳山

抽出吳公居官第一等大事言之恰是仁字中  
作用文筆亦寫得如火如花讀者為之神往

受業

歐陽健

馬元圃六十壽序

齊河馬氏望族也嚮隨先大夫之官山左屢經其地凡甲第連雲高大其門間者問之皆馬氏居也迨余與友夔給諫為同年給諫女妻余子得遍識其兄弟子姓未嘗不歎馬氏多才有未接膝而心儀其人者則封翁元圃君也君早失怙不得奉養百通太封翁奉母賈泰安人得歡心弱冠補博士弟子員以書法受知于金沙相國旋因太安人病棄舉子業留心於醫夫今之醫師株守古人成書重以齒莽滅裂往往不效無他醫者意也

醫如不通其意則以病試藥耗之久而生氣盡矣意如能通於醫則以藥去病驗之速而生理得矣范文正之言曰不為良相當為良醫陸忠宣嘗手抄秘方以活人古君子萬物一體之懷隨處流溢不必果以醫著而誠則能通莫非得醫意也君侍太安人病二十餘年小心奉湯藥得享遐齡以節孝旌於里塚之子朱子人子知醫之說吾知其必有合矣君之家居也訓子弟以勤儉待人以厚有負債者請以田契質却之有就醫者和藥濟之殆以仁心行仁術也有以君家取科第紓朱紫踵

相接也。問君胡弗仕。君聞而嘆曰。吾少失怙。奉母病二十餘年。歲晚冰霜相依。為命曷忍。言仕及吾母見背。而吾年五十有二。但得課子抱孫。優游於藥菜茶爐以樂。餘生於願足矣。今君之子議叙通判。步蟾偕弟玉蟾。星蟾以君六十壽。乞言於余。余雅不欲以文壽人。特以附在姻好嘉君能終其身。以善事母。病有觸於中。而慨乎。言之。且與君聞聲相思。不獲與給諫。諸兄弟子姓同聚京華。而益思從前過君之里。不獲把臂於君。是用不頌而規竊附於以言相質之義。願移君之愛母者。勗君自

愛及君之子移此意以服官而大廣君之仁術也是為  
叙

申明醫理中邊俱到一洗祝嘏陳言收處工於迴抱  
讀之得精於行文之法受業汪學金

以仁心行仁術是通篇作意反復而不離其宗妙在  
醫者意也一段不獨切中岐黃之技而以范陸二公  
事點綴其間彌增文瀾之濶受業王之霖

羅星定封翁雙壽序

代

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言君子修身以教其家也婦從夫者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也洪範之言九五福也曰壽曰攸好德言積善之家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令德所由致壽豈也故中庸言道造端夫婦依古以来未有不起化於房中而克寢昌寔熾者也吾鄉星定先生檢討國俊封翁也事繼父母以孝聞與幼弟紹先相友愛析產受三分之一方紹先未生時先生楷持家務不得肆力

於學輒喜從士人遊。延師課子，無遺力。夫肉食者，無墨。非其類，則去之。唯恐不速。其臭味不相同，固然。無足怪。每見士大夫家，服用起居，備極整麗。而設塾授餐，類多缺畧。初無忠敬之心，卒不收師友之益。公卿之後，降為皂隸，非一朝夕之故也。噫嘻！其所以教子弟者如此。其他家政，尚何言哉？自先生克修家政，淋配鄧孺人。奉先生教，惟謹潔滌滌勤紡織，拯急恤下靡不曲當先生意。尤加意祀事，以先生幼失本生父母，用盡傷心恒相對淚涔涔。

下也。賢哉孺人揆之无成有終之義。吾知其必有  
合矣。况乎謝石家庭芝蘭奕葉後先聲槩藝苑先  
生以國俊官檢討仰邀

綸錫之榮。今紀年七十開秩加二。孺人七十有四。檢討  
以余為同姓好乞言於余。余拙於文向又疑明諸  
君子。以文為毒之非古也。竊附於不敢誣其親之  
義而質言之。俾歸為兩老人壽。且以使國俊察識。  
於中庸之理。往復於大易尚書之訓。益迪厥德。於  
倫紀間也。於是乎書。

約六經之旨以成文於漢為匡劉於宋為曾王  
吾漁璜

馬母吳太恭人八十壽序

易文言曰无成而代有終地道也言地道者曰博厚曰  
悠久惟厚故能久也春秋繁露云壽者疇也言行可久  
之道者其壽疇之以久也歲壬寅月日為馬母吳太恭  
人八十誕辰其嗣人龍由給諫改官儀部歸養于家見  
龍作令於楚致書正指揮和龍中書猶龍屬王綸為序  
以玉綸年家子又戚誼也太恭人本詩禮族至性過人  
稍長識大義年十八來歸封翁清源公自承堂上色笑  
及處姊姒待奴婢延師訓子或以敬或以和或以惠皆

以惇厚出之固弗協玉綸子媳太恭人孫女也竊聞其治家一二事為祝嘏諸君子陳之清源公有中表戚某氏太恭人以其孀而無子養於家有以病瘋欲送歸者太恭人垂涕泣而道曰此吾先姑之姪婦也卒善養之清源公異母弟泓少失恃依於嫂得成立後中癇症達人輒肆詬詈獨見太恭人則循循如平日家有婢蠢且聾太恭人憐而用之其夫久出不歸或勸他適婢笑而言曰噫嘻吾一生不幸幸遇太恭人耳將寡往遂終其身不再嫁今夫死獨孤寡與夫殘疾顛連之輩皆困于

香亭文稿卷五

庚午除夕記

蓼園

庚午冬自山左家大人署歸娶除夕家祭畢活火一爐  
偕新婦與幼妹守歲清影團團申旦不寐與言去年此  
夜大人內寢坐余兄弟左右侍大人指兩亡母遺挂  
壁者曰某年今夕汝繼母在某年汝母從余侍汝祖汝  
繼祖母側又某年汝祖母在也色甚悲兄以言間之蓋  
撫序感懷娓娓話舊不待嚴訓之終而至情至性一往

而深余方出戶潛涕泣聞妹與嫂東廂正嬉戲耳言未已妹亦嗟嘆數四爰與索筆作記將以寄呈我父兄且想見度歲於東千里懸懸之意云爾

愛山兩失恃與兄妹事父極歡嘗語余曰大人以嚴父兼慈母者視其色愴如也庚午自山左歸娶廟見未畢睞雲流涕幾不成禮余聞之以為此孝子之心也辛未同塾見所作庚午除夕記情詞真懇附識數語悽感久之

兄青山

至性語不求工而自合于法

王蘭泉先生

翁樸園

情真語真灑岡表以纏綿勝此以簡括勝  
從至性中自在流露想握管時不復於行間着意而  
讀者已覺斯文之妙沁入肝脾仁孝之言藹如其感  
人者深矣莊本淳

深文隱蔚餘味曲包節短韻長可以教孝

受業朱林

雨後小記

辛未春山左旱余詩云入春壠麥應時生寒食烟消雨不成天意妬花渝祓少絳桃憔悴落山城後大雨仲夏六日也晚霽與青山况小坐憶乙丑同學於古蓼城之素心亭喜雨賦詩亦係今日此泠泠者非竹聲昔鳴於牆角東耶盈盈者非伊夕月色下照耶今雨舊雨不啻樂意相關耶自今以往其將登瀛洲歌湛露耶將不崇朝而遍甘霖耶抑將占田園之甲子潤草木於春秋終身皆樂境耶然推而廣之無往非雨精而思之無往非

學溝澗之盈戒無本也。滿缶之吉美有孚也。迎機而導如觸石出膚寸合也。抱琴而鼓乃聽其音得其趣也。學猶雨之意雨猶學之境後視今猶今視昔也。由今雨而俯仰後先不忘舊學小畜所以懿文德也。由今學而商量新故不忘舊雨見知見仁存乎所樂也。吾與兄值天喜之候愜素位之懷惟是在今言今在雨言雨總以不離乎在學言學者寫其樂於綠滿窓前新流活潑中也。其即古人以喜名亭意乎。

文境極濃文情極澹此仙品也可參前後赤壁賦讀

之 王蘭泉先生

一味現成一味自在一味平實文之能事觀其矣香  
亭兄年方弱冠夙慧若此可以卜終身之蘊量莊本淳  
道理見得實境界看得活想見吾師胸次貯却許多  
鶯鶯飛躍之趣此拈花微笑時也倘有阿難伽葉必  
能以不解解之受業陳池鳳

記青山夜談

辛未前五月二十二日與青山兄促膝談漏三下寂靜不聞人聲草蟲吟牆角冷然善也余誦兄舊作而言曰天地之道陰陽而已文章之事宣陰陽之氣而剛柔分焉氣不偏於陰陽者惟六經載道之言非秦漢以下所能幾也若八家之文未嘗不期剛柔相濟要亦本乎性情各得氣之所近近於剛者如風如霆如萬馬之鳴所謂蘇海韓潮文以氣盛者也近於柔者如好鳥名花如升皎月所謂歐之俯仰情深曾之紓徐有致文以養氣

貴者也。兄之文，蓋善養氣，近於柔之美者乎？相與往復，引申其說，而忘漏之永也。少間有足音，其來突如似健男子，出戶視之，無所見。有星在天，厯落如洗而已。兄顧余而笑曰：「此亦二氣之良能也。」爰共啜茗而睡。

義蘊深厚，耐人尋味。

莊本溥

寥寥數語，却將千古文人著作根柢面目，詳確分割。不此老吏斷獄手！

錢坤一

其文境若槎枒枯朽，逼視之，生氣內貫鱗鬚，欲飛安得不詫為怪怪奇奇！

蔣心餘

瓶友記

案頭一瓶形甚古色如東山之嵐會余撫案卧夢一措大衣青衫揖余曰別矣聲太息者數醒瓶碎諸地余曰瓶友亡矣泣下久之收其殘者歲之篋

語簡味厚節短音長此種筆墨直入古人之室

曹鳴廷先生

生

只五十七字而起伏頓挫俱備此訣自檀弓左氏得

來王蘭泉先生

拈花妙指消息互參

莊本淳

奇事奇文經綿周致想見吾師做人肝膽受業汪學

金

業 汪學

重修佛峪般若寺碑記

厯城東南三十里有佛峪。千嶺相匝。一峰獨匿。余以其  
靜而僻焉。壬申讀書於峪之般若寺。號吾廬曰愛山。山  
僧告余曰。寺創自隋文帝時。閱千餘年矣。今陋甚。敢以  
重修。請爰捐貲。為倡。襄事有人廢者。興之。舊者新之。莊  
嚴佛相。次第具舉。議刻文記。與工顛末。澗有石咸。謂舊  
碑之仆者。覘之則未刻石也。命工勒文其上。僧又告余  
曰。異哉茲石。三年前積雨後。瀑布方漲。夜半聞大聲。發  
於山頭。如數萬鈞物。逐浪下出戶。視之有巨石在焉。四

顧峯寂星月在天山鳥驚棲不定今乃為諸君刻石耶語曰怪異之事儒者弗錄余讀沈樵園文集記巡漕山左題名碑附記老叟言與此事有絕相類者其亦言者妄耶抑至頑者石果有物使之耶不然如雷轟薦福龍岡一石猝沒於大風雨中豈皆無說以處之耶若夫此山幽邃景物環列几席間固憑弔而知且先我遊者勒諸石而詳言之矣故不備

天然為筆墨生色山之幽奇之古固宜動以氣機

沈仔

大先生

一片蒼烟離合中有仙人來往文境之妙似之

德定圖

秦中記庭訓

歲乙亥三月再旬有八日日晡從弋山兄抵西安  
臬署問家大人安大人方秉燭治官書訖漏三下  
矣古廝淒寂檻外風獻竹微有夏意命坐厯詢家  
事忽而笑忽而感傷忽從中論斷之不瑣記吾鄉  
古蓼國越襪楚鬼陋於隋朴於元兵火於明  
國初為中州名邑厥俗用競自大人離桑梓轉眼幾。  
何風景頓遷若馳轂大淮日夜流胡砥柱而障也。  
大人曰昔家居承先人餘澤有田百畝園數畦構

草廬一所授生徒數十人間荷鋤戴笠步凸凹望  
稻穂飛香處聽農歌漁唱斷續烟霧中間里無大  
事不酌酒不烹羔非舉五禮不著紈綺有渝約者  
衆舉為子弟戒蓋猶有先民之遺也指琦原名玉綸曰

汝所被舊袍我昔與汝伯叔父易衣而出者厥後  
寓直京曹偕汝母同厯淡泊沒時斂以嫁衣

聖恩高厚不次遷擢愚臣一心居貞抱素在家則儉在

官則清太史公曰古者人臣以德立宗廟定社稷  
曰勲以言曰勞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閔蓋言報主

如此其大也。賈生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飭，明所責望未嘗不重在此也。夫人情不甚相遠也。恆心重而愛名節不必待賢者而後能也。樂安而惡危，雖下愚有同心也。為臣首以廉許復孰甘就貪汚，即不然豈有不畏國法者哉？緣其平居里巷徵逐數十，為羣好酒食博奕衣服車馬日甚。一日父兄禁諸，後已憤不及挽，猝爾列仕版紓朱懷金恣意所為，既罄家貲矣。又有事以迫之，譬如百姓饑寒必為賊盜，雖欲不貪

不能夫饑寒之故在民而不盡在民也君子有痛心焉貪官汚吏自貽伊戚此豈一朝夕之故乎甚矣廉必養於儉而習俗大足移人也吾為小子慮之語畢立立語且嘆與鐘漏相應答月色窺戶空明如積水窓外隱雜雞犬聲童子倚屏卧呼起取菓餅一盤猶度歲所遺也食之而睡

叙次錯落中發絕大議論可與涑水訓倫並傳

陳業淵

熟於龍門傳序色聲臭味俱似也須悟此事有

筆有書方不為質古家姍笑

金檜門

式穀教忠同條共貫汪信民所語故是我輩安身立命法也要非實實體會亦不能詳哉言之若此盥誦上過惟增佩服而已

莊本淳

寫家風寫鄉俗寫官箴從惻隱之實結根曲折及之仁人之言入人心脾義蘊意境敘次允臻古作者極則矣

戴東原

必傳之文方綱於前輩及師友所為古文不喜下贊語於文尾也但圈出其筋節足矣今夜讀

先生文三篇以此為寢

翁覃溪

記病目

乙亥正月二十四日余病左目浮腫不能開視越三日  
愈雲翳蔽眸子之半夫眼具藏府精氣瞳神乃膽腎所  
聚虛於中則障於外庸醫以風火視之投黃連十餘劑  
始作淺碧色漸變為藍駭且博會省覲西安過弋山東  
道主羅姓患佳方退稍許抵署屢覓擦治尚未痊也坡  
公云齒有病當勞之目有病當存之治齒如治兵治目  
如治民可哉言乎余幼嗜書籍短檠相對徹夜不寐且  
性復躁妄種厥病根安得如隔歲佛峪山中粥魚茶板

香亭文和。卷五。  
終日習靜屏除一切學坡老存之訣乎。秋陽照林際。晶朗可愛。片雲飛空微相磨盪而綠陰乍晦仰而顧之忽攬鏡。怵然也是為記。

本東坡存之之意以養心習靜為良藥入後得風詩比法筆具化工。錢坤一

要言雋肯千人共見此香亭少作也凌安世曰東坡十來歲作夏候太初論用碎璧數語為老蘇所極愛可知千古文人夙慧如出一轍。蔣漁村

修方家橋碑記

固邑古楚地今豫澤國也其水為淮為泲故宜稻利水田田繞以溪溪通以溝溝達以橋凡一鄉之內數里之間十步一灣五步一登流水小橋迴環於漁村茅舍間者相續也張莊為邑西北巨鎮居民萬餘家彙鎮東南一帶水田之支流過我祖塋前左繞以注於淮而方家橋適當水口之衝蓋以濟通衢為先靈所憑依也歲久傾圮重以積水衝注更大頽姪大星心厚於仁者踵乃父舊行善事弗斂於衆獨力成之余甲戌秋歸自山左

入坐瞻拜之餘上遡淵源愧乎聞見時則夕陽西下新  
月在天望前村烟火聚落佳氣鬱蟠擊轂摩肩橋上行  
人如織助墓門東引旺局風景如繪曾幾何時而輝映  
於明鏡彩虹者屢興迭更也丁丑秋仲姪來鄂備道修  
橋事始於某日成工於某日乞言垂不朽治趨西裝忽  
劇愧不暇文嘉其堂構之肯有以利行人而慰先靈觸  
吾夙懷而畧言之是為記

落筆蒼鬱文境似柳柳州

王蘭泉先生

簡潔道峭何處著一閒字

方碧岑

竹窓聽雨圖記

竹於植物中有勁節宜霜雪。故於德宜比君子。於影宜月於態宜烟於聲宜風宜露而尤宜雨。凡物之妙形不如聲觀物之悟目不如耳。故物于聲宜聲于聽宜風聲宜虛露聲宜徐而雨不專之。疎雨宜桐急雨宜松而竹薰之故聽雨尤于竹宜也。然此中性情焉不聽者不知聽者亦不知也。丁丑之春余訪友於琉璃廠王漁洋先生之故居萬瓦鱗攢曲徑內敞幽篁濃翠宛入雲林墨妙中友人指檐前藤花顧余曰此蜿蜒飛香者漁洋

手植也。因盤桓不忍去。昨歲壬午四月余此焉小居。問所為古藤脩竹者翦伐無餘。為太息久之。居十有一月。枯藤舊本忽引蔓裊裊如翠帶。然欲補種復舊觀。卒亦未果。依窻蠶箭三歷秋。頗勁每與籟雜商霖。搖箋箋有聲。聽而樂之。溯漁洋去今垂數十年矣。仰遡前徽陳迹。斯在所謂醉翁行樂處。草木皆可敬者。殆於同之而觴詠。盛軌終焉。衰歇即余。自丁丑以來上下六七年間耳。榮落完毀因物觀變。又復如是。余友葉大澹園下榻于古藤書屋中。數共晨夕。相與俯仰感衰輒復慨然也。

日澹園攜關中王孝廉尾中小照示余曰君好竹若亦  
好竹盍為題述孝廉人品學問甚悉又言孝廉好遊常  
登泰山過錦官城遇名勝必遊遊必留題詩日以富其  
詩蒼勁瀟灑則流雲浮藻之姿也歌而和之。璇璫琤琤  
如夏金如碎玉則叢篁疎雨之音也嗚呼可以觀其性  
情矣余往歲侍家君三至秦自昔帝王都山川人物  
照耀古今美哉風土醇茂廉而有直體易之說卦曰為  
蒼筤竹象在斯乎且渭川千畝固其胸中宿物也孝廉  
既好遊豈能以聽雨故終歲兀兀坐竹窓中而性情在

焉圖非其寓歟夫所謂寓者無在無不在也而余顧斤  
斤于前人之一草一木流連感慨藝植而保愛之抑亦  
物而未化矣雖然孝廉之聽雨得諸性情而寫之圖余  
之聽雨亦得諸性情而寫之物寫之圖者無而寫諸有  
寫之物者有而寫諸無有無之間余不知孰為寫而孰  
為非寫也余與孝廉各相知各不相知且亦各不自知  
則以寫與非寫皆寫也余因取而寫諸文

從竹雨憑空著筆中間熟於賓主開合離即之法後  
更超然象外蒙莊楞嚴方斯神妙矣金蒔亭

摹寫情景似柳柳州曲折語句又似莊漆園本是說  
竹忽又參入古藤一段本是說自家好竹忽又參入  
王孝廉好竹一段本是說聽雨正面忽又借圖伴說  
精言奧旨即離變化想見得意疾書之樂

梁階平

燕巢記

壬午夏吳子香亭遷於琉璃廠南夾道王漁洋之舊寓雙燕適來巢次年巢如故又次年巢於臥室兩壁者二巢於堂之梁者一巢於書室之楣者一皆出雛矣客顧而喜曰王謝堂前飛來佳兆也夫災祥之說儒者弗道燕又微乎微者耳頃入書室童子告余曰燕巢覆矣叩其故童子昨既醉門未閉而就睡狸奴乘隙毀其巢余為審顧太息者久之記曰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堂與室皆高處書室更余所欵洽地而余不能庇其巢以

朱子三坎之理推之余所歎必多矣因念不殺胎不覆巢載在王制吾而殺之覆之也過在吾也非吾而殺之覆之也過由吾也推之綠滿窓前枝頭好鳥無非生意儒者見聞所及大抵皆具萬物一體氣象放之四海而準培諸方寸而功宜寡焉雖然顧犬補牢未為晚也附數語以戒童子並識吾過時甲申夏六月十有四日

粹然儒者之言只此便見民胞物與之意

葉澹園

所謂滿腔子都是生意者小中見大吾篤當作座右

銘

馮星寶

古藤詩思圖記

庚寅之春製小照題曰古藤詩思示不忘也藤為漁洋  
山人手植余以壬午僦居嘗記此藤興廢乙酉以憂去  
去年春仲復寓焉六月作微花今春花開始覆架夫此  
藤古矣名士風流以觴以詠何其盛也迨經翦伐于丁  
丑以後護萌蘖於甲申以前荏染柔木再發古香于此。  
見天下事無盛而不衰之理有由衰而盛之機雖曰天  
時蓋由人事向所云榮落完毀因物觀變俛仰今昔各  
不相知者未免所見太空耳爰即現前景物倩好手繪

之繪藤亦繪竹亦繪槐次其類所有也。繪藤于左楹之  
左繪竹數十竿于亭後繪槐于別院有枝斜撐于亭之  
上如翠幕然紀其地也。階前流水曲徑石橋隨意點綴  
坐卧其間者何必有何必不有也。藤條以古仍書屋舊  
也詩係以恩誦其詩想見其人不獨有人之見存也用  
題言簡端錄前記于右前記所詳不贅凡以綜吾歲月  
寫吾性情與萬物相忘于無相忘不必離相以觀空也。

乾隆庚寅又五月某記

得歐柳之神體而去其形貌不知者以為獨孤遐叔

小文

胡希呂

畫記固貴詳至然太落瑣碎以謂規橅考工又與此體無當運實於虛犁然畧然似段柯古權文公筆意家白華

現前景物不脫不粘具見淵明胸次筆亦冲澹有神

劉中壘

附錄序一篇

香亭太常始僦居海王村蓋新城王文簡公寓邸中有藤花歲久剪伐殆盡頃之舊本忽萌引以覆

架遂作花及歲壬辰太常寓橫街則又分移之植  
於書舍而藤引蔓益繁太常因繪古藤詩思引藤  
書屋兩圖以紀其事余往在京師聞竹垞太史古  
藤書屋在海波寺街走訪之所謂檉柳一株湖石  
三五皆不見藤僅存其一蕉萃無復生意獨其老  
榦猶如虬龍而是時薌林少師味初齋前藤花蔭  
蔽可十餘丈與青乳齋蒲梢相糾結其盛冠於京  
師余主其家聽雨望月輒婆娑其下不能去也及  
再入京師則海波寺街之藤無復存者少師宅第

亦為市儈居其簾蕉萃枯槁以是見天下事菀枯  
榮落不常草木之微多有可感者由盛而衰則必  
由衰復盛物理循環自然之道太常所植將日新  
月盛勿替引之何足異歟昔方希古叙衛氏紫薇  
以為家之將昌氣之鍾也獨盛人得之為才賢其  
在物也為嘉卉為奇葩榮茂必異于常又謂人之  
盛衰因物以見而物之禎祥非託諸人則不能以

傳今太常方以文學受

知駿駿乎材用於以集友朋鬪詩酒于下使人如見文

簡當年而相忘於盛衰之感。且繪之以圖畫播之。  
以聲詩是花又為京師增一故事。則希古所謂花  
果有知必自慶其遭逢者。益當於此徵之也。夫成

成夏目青蒲王昶序

安拙窩記

古之學者貴有用不貴無用無用拙也有用巧也後世日逐于巧為害滋甚於是不貴巧而貴拙拙也者性近於木質類于狷硜硜者匪石之轉也拳拳者匪席之卷也蓋謹身寡過猶是以約鮮失之意焉夫拙之益于人也如此而人於人或詈汝笑汝則曰汝拙乃爾未有以拙譽之者即人以拙自遜未有中心安之者老氏大巧若拙特善用其巧耳莊子以不材終其天年恐人見其拙耳要皆非能安拙者安拙之道有二曰守拙曰養拙

拙何以守。有定識。有定力。焉拙何以養。無畔援。無歆羨。  
焉能守。以培拙之本能。養以得拙之趣。又能勤以盡拙。  
之用。拙也。而大適于道。推之天下。拙而天下人無不安。  
矣。然則拙乃人之安宅也。哉職方汪訥莽好古士也。家  
富于書。于歙之南鄉築綿潭山館。為讀書處。緣山下上。  
即景而分題其勝者。以數十計。安拙窩其一也。屬為記。  
余交訥莽于京師。足未嘗一至山館。景物不可得而知。  
也。訥莽之寶其拙。而繫以安也。知其能愛吾廬。行吾素。  
也。故為勗以守。進以養。極之以勤。則不匱。而于二氏。僞。

托于拙者弗取也。訥莽其三復吾言乎哉。

安有兩義一由不願外為入德之始一言得所止為德成之終中間指出操存涵養功夫義乃大備讀此記如讀儒先語錄一則汪持齋

守拙養拙之外必兼勤以補拙一層方是牢立脚跟處又釋名拙屈也淵明感士不遇賦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據此則并賅得安於時命意篇中表其讀書山館愛廬行素略見訥莽不願外胸次義更

曲包

程魚門

潔淨質實體用該備之文

鴻臚姪

重修張仙鎮至善義學碑記

張仙鎮有義學一區其後奉

至聖孔子石像以祀為里人誦讀之所由來舊矣按文  
翁在蜀圖古聖賢及孔子像於禮殿宋祥符中追  
謚文宣王始詔立像明嘉靖九年取有合無尸之  
義凡郡州縣文廟易以木主至今用之茲祀像古  
所遺也或曰像於某年浮淮而至遂祀之道德之  
表靈光擁護理固有之學者於先生書冊琴瑟尚  
戒勿越况聖像乎祀之宜也乾隆乙未春如什邡

縣於方亭書院新建聖像樓奉銅像二。鐵像一類。  
此見於紀載者甚夥皆尊聖也。又禮經所載凡始  
立學者釋奠先聖先師凡學春釋奠先師秋冬如  
之說者以先聖若周公孔子孔子又先師也今張  
仙鎮以鄉學祀孔子蓋祀不以廟而以學揆之學  
以祭夫有道德而能教人之說合於古也余祖資  
政公捐貲重修置義田贍諸生先中丞勵志其中  
後起者胥克用勸嘗諭玉綸以增葺之意而未果  
迨玉綸官於都致書昆弟輩捐分醵金以謀更新

匪伊朝夕矣歲乙巳得所報書知擇吉鳩工聖像  
重新宮牆載煥所有文昌閣及講堂學舍次第修  
葺議規條為經久計維時玉綸視學於閩方秉

先師遺訓培育多士聞斯役之成也喜而不寐特念聖

學高深未敢以淺淺小言繪乾坤而摹日月至於

申明教術鷺湖鹿洞具有成規倣而行之可以服  
膺弗失惟此粉渝善舉圖新匪易為上溯始基繼  
緒之久遠近誌集議襄事之勤勞用期後人黽勉  
率由與故鄉諸君子絃誦其間納善言敦善行勿

卷之三  
踏歧途。勿甘小就。庶幾月異而歲不同者。被聖澤。  
於無窮焉。此則竊取古鄉師鄉大夫教法相與申明之。  
而有厚望也。夫爰書寄之勒諸貞珉。列規條於後。

書院佐學校所不及。義學佐書院所不及。其自鄉先生主之者。又以佐當道有司所不及。要於尊崇聖教培育人才。則一也。篇中首叙祀像。原委折衷經訓。次述修舉之勤勞。勉勗後進。勸學深心。如揭文筆。亦極茂美。孫補山

神似南豐學記受業汪學金

宜園記

夫子小樊遲稼圃之請以非學所宜也乃余於園而以宜名也何居余自辛巳通籍厯卿貳今年六十有四蒙

恩予歸揆諸禮經七十致仕之文噫嘻可以園爾園矣是園也在古蓼城外東南隅為武氏洲洲之水出入平易思善二橋達於河環洲以岡一邱一壑與如曠如於園宜也園之中宜屋宜亭宜橋宜池宜樹者略備樹之蕃宜春宜夏宜秋冬而脩竹萬竿

百餘年栢三株。浮翠擁濤。宛與岡頭塔影。魁閣靈光。相映也。余始遊於甲戌之秋。題其亭曰問竹。茲將歸而洲適見售。是四十二年。慙懷桑梓。未能忘情於鴻泥。爪迹者。得為國主人矣。非余之宜而奚宜乎。且夫順正以行其義者。事之宜也。端之以正而天下莫不一於正矣。濟之以順而萬物莫不徵。於順矣。余老矣。非徒優游於此。治其蕪蒼。參其勢。之高下。疎密。而增易焉。觴咏以娛暮景也。惟益修。余身以宜。余家俾。余子孫恒為士。恒為農。不至降。

為皂隸棲息於頽垣敗瓦間斯已爾至於推而措諸比間族黨左之右之無不宜之此則古鄉師大夫順德行而正風俗超其量於稼圃上者余蓋嚮往焉而愧有未逮也

結想於虛恰得平實至義發語必盛得水住在文境為上乘在理窟為真諦

劉雲房

氣體之妙胎息歐曾其立義正大仍自湛深經術中來非匡劉不能為此

陳望之

此吾師素位而行真實本領也較柳柳州範水

摹山文境更進一格

受業陳錫熙

附錄跋二篇

香亭少司馬致政之歲適獲武氏洲之園名之曰宜為記而勒於石余讀之有感焉天地之大也物類之繁也人事之蹟且變也圓動而方息燧燃而泉流亦曰各有其宜而已矣因所宜而宜之是以曰無不宜之少司馬之才無不宜茲乃寄其名於園噫嘻夫名則何定之有園其園即不特園其園而就園言園於是乎宜之名惟園是屬則以園視

園宜也。不以園視園亦宜也。夫固言近而旨遠也。  
乾隆乙卯余月梧岡弟童鳳三為書其額而跋數  
語於後。

少司馬夫子致政將歸因武氏洲為別業既成宜  
園記矣復取昔年所題問竹亭額屬門下士錢宮  
允棨書之顧謂孝顯識其後孝顯竊惟夫子之所  
為宜者要於順正以行其義蓋本禮家之緒言夫  
禮不云乎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成器備物  
由於有禮勁本堅節由於有筠千載而下若香山

白傅能知此義觀所著養竹記謂見其本則思建  
善不拔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見其心則思應用  
虛受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凡以竹之為物誠有  
合乎古君子措正施行進而服其政於國退而修  
其教於家左之右之無不宜之故能居天下之大  
端邈四時而不改其蕙翠也然則夫子之名以問  
竹其旨固有微焉者夫豈同王子猷之乘輿徑造  
居宅便裁為足緬此君之高風尚詠嘯之逸致哉  
孝顯從遊日久謹就管窺所及輒謂夫子襟期於

香山為近。而是亭之名。固與國記順正行義之說。  
為尤足發明禮意也。夫乾隆乙卯三月受業孝顯。

謹跋